

金陵五记

黄裳

中国的古都自然不只南京一处。
长安、洛阳、开封、北京都曾是
历史上的名都。

可是没有哪一处像南京，
这简直是一座无比的历史博物馆。

金陵五记

流金文丛

黄裳 著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陵五记 / 黄裳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流金文丛)

ISBN 978-7-100-15369-0

I. ①金… II. ①黄…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8950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流金文丛

金陵五记

黄裳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安徽宣城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ISBN 978-7-100-15369-0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32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1 1/4

定价: 59.00 元

一九四二年 ———— 〇〇—

白门秋柳

旅京随笔

鸡鸣寺	〇一六
关于“泽存书库”	〇二〇
访“盩山精舍”	〇二五
“美人肝”	〇三二
老虎桥边看“知堂”	〇三八

金陵杂记

小序	〇四六
半山寺与谢公墩	〇四九
石观音寺	〇五五
周处读书台	〇六〇
绛云书卷美人图	〇六二
柳如是	〇六四
快园	〇八〇
随园	〇八六
梅园	〇九〇
后湖	〇九三
鸡鹅巷与裤子裆	〇九九
小虹桥	一〇四
咏怀堂诗	一〇七
梅花山	一一一
莫愁湖	一一六
明太祖与徐达	一二二

桃花扇底看南朝	一三八
马湘兰	一四六
记者生涯	一五三
豁蒙楼上看浓春	一六二
燕子矶	一六五
白鹭洲	一六九

解放后看江南

社会学者眼里的南京 一七二

司徒雷登夹着皮包走了以后 一七七

不再做花瓶

——记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南京工厂 一八一

白下书简

秦淮拾梦记	一八八
白鹭洲公园补记	一九六
重过鸡鸣寺	一九九
天王府的西花园	二〇七
梅园	二一二
王介甫与金陵	二一七
莫愁湖	二二五
石巢园	二三三
扫叶楼	二四四
献花岩	二五二
南唐二陵	二五九

附录：余怀诗两种

二六五

《咏怀古迹》

二六五

《味外轩集》

二八三

后记	三一三
----	-----

编后记	三四三
-----	-----

与金陵同在

——《金陵五记》编后赘言	三四四
--------------	-----

白門秋柳

一九四二年

我们到南京时是一个风沙蔽天的日子。下关车站破烂得使人黯然。站外停着许多出租汽车，我们坐了其中一部进城去。原想借这冒牌的“华胄”的风姿可以有点方便，不料车到挹江门时仍得下车接受检查，这职务是由“宪兵”执行的，严格得很，几乎连每一个箱子的角落都翻过了。又凑巧同行的×太太替她的兄弟带了许多行李，甚至脸盆、洗衣板之类都不遗漏。于是这检查就成为了一种繁难的试验，我们得回答“宪兵”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件东西的出卖所、价格、用途，以及其他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全凭问话者的高兴。我们得编造若干小故事予以满足，直至他们感到厌倦了为止，然后就拿起了另一件东西……

等到全部审查竣事以后，几乎每一个箱子都盖不上盖，只好把多出的衣物向车箱的角落里一塞算数。

接着我们就轮到接受另一种磨难了。所有比较像样一点的旅馆都没有了房间，南京的所以如此热闹，是那两天正在开着什么会，“冠盖满京华”了的缘故。南京的街道是那么宽而平衍，我们的破车子在萧条的街道上行驶，找寻着栖身的处所，最后是在朱雀路的一家旅馆门口歇下来。

这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光景了。

我们开了两间房间。×太太自己住一间，我和W合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这屋子里充满着冷气，房中间的一个炭

火盆渺小得可怜，表面是一层烬余的灰，灰下面的暗淡的红色就像是临终者脸上的光彩。这是怎样森寒的一间屋子。

× 太太洗脸以后第一件事是命令当差检视适才翻得一塌糊涂的行李，有没有遗失什么。当她拣起每一件从上海带来的东西时，脸上就发出微笑来，好像欣幸着它们的生还。我们对这工作不能有什么帮助，却欣赏了她叫来的南京的小笼包子、肴肉、咸板鸭。这些也真不愧是南京的名物，我们吃得饱饱的。看她的“复员”工作一时还没有完结的征象，就告诉她我们要到街上去看看了。

我们又站在这飞舞着风沙的城市的街头了。

多长多宽阔的路。除了北平以外，恐怕在别的地方很难看见这么宽广的街道了吧，然而又是多么空旷呢？对面的街上有一家书店，我们踱进去看。里边放着几本从上海来的杂志和北方来的《三六九》（戏剧刊物）。另外有一册南京本地出版的《人间味》。在屠刀下面的“文士”们似乎还很悠闲地吟咏着他们的“人间味”，这就使我想起“世间无一可食亦无一可言”的话来，这虽然是仙人的说话，也正可以显示今日的江南的无声的悲哀。在无声中，也还有这种发自墙缝间的悲哀的调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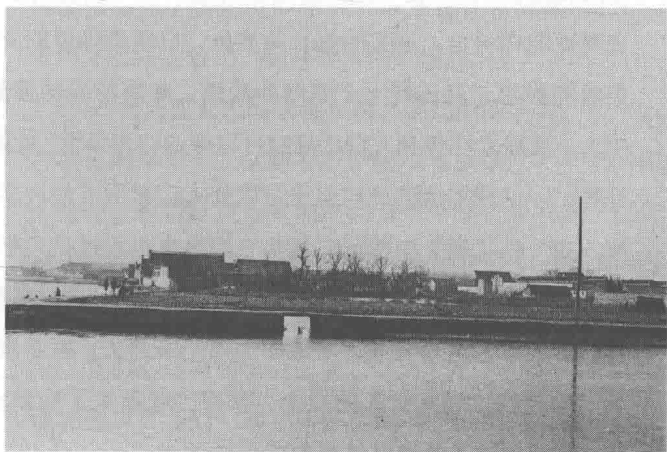
打开一张地图一看，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离秦淮很近，就出了书店向夫子庙前走去。地图上标着贡院的

地方似乎已经变为什么机关之类了，有一片围墙围着。从一条小胡同里走进去，有不少家旧书店，进去看看，实在没有什么可买，想买一部《桃花扇》，却只有石印本和铅印的一折八扣本；翻到了几本《同声》，里边有冒鹤亭、俞陛云的文章，还有着杨椒山先生墨迹的影印本，后面有着“双照楼主人”的跋文，说明着清末他被关在北京的牢狱里时，曾经整日地徘徊在杨椒山先生手植桧的下面，因为他当日所住的监房正是杨继盛劾严嵩父子后系狱的地方。想不到住在陵园里的“双照楼主人”在呐喊着“共存共荣”之余，还有时间想到这些旧事。因为这杂志是由他出资办的，所以厚厚的一本书，定价只要一元。

再走过去就是有名的夫子庙。那一座黯黑的亭子，矗立在一片喧嚣里面，远远看过去神龛里被香火熏得黯黑，如果这里面真是供着孔夫子的话，那厄运似乎真也不下于在陈国、蔡国的时候吧？天色已经薄暮，远远望过去，在板桥的后面，是一座席棚式的小饭馆，题着“六朝小吃馆”。好雅致的名字。

小吃馆的前面就是那条旧板桥，有一部记载明末秦淮妓女生活的书，就题作《板桥杂记》。我和W立在这渐就倾颓的旧板桥上对着落日寒波，惆怅了许久。

桥右面有一棵只剩下几枝枯条的柳树在寒风里飘拂。



长板桥故址

旧日的河房，曾经作过妓楼的，也全凋落得不成样子了。那浸在水里的木桩，已经腐朽得将就折断。有名的画舫，寂寞地泊在河里，过去的悠长的岁月，已经剥蚀掉船身的美丽彩色，只还剩下宽阔的舱面，和那特异的篷架，使人一看就会联想到人们泛舟时可以做的许多事情，吃酒、打牌……这种零落的画舫似乎可以使人记起明末的许多事情，如《桃花扇》中所记；其实它们至多也不过是太平军后的遗物。当南京刚刚规复以后，当时的统帅，“理学名臣”曾国藩为繁荣这劫后城市所颁布的第一条办法，就是恢复秦淮的画舫，想从女人的身上，取回已经逝去了的繁华。知道这故事的人恐怕已经很少了。

一路走着，我们沉醉于南京的市招的名色的多样性而有趣，纸店、装池店，甚至嫁妆店都在匆匆一望中使人流连；虽然市面是那么萧条，在暮色苍茫中走过市街，想想这已经沦陷了五年的城市，在满目尘沙中，很自然地想起了“黄昏胡骑尘满城”的诗句。

晚上在那间充满了冷气的大屋子里，坐下写一封信，告诉上海的朋友在我们的长途跋涉的第一段旅程中所得的印象。想起了昨夜的别宴。她们都上了装，还赶了来，那是一个凄凉的聚会，浅浅的红唇，失去了风姿的笑靥，那一种沉重的感情，真使人觉得艰于负载了。